

諾夫哥羅德的神槍手

潘捷列夫等著
江秋譯



行印

諾夫城的神槍手

潘捷列夫等著
秋江等譯

諾夫城的神槍手

著 者 潘 捷 列 夫 等

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

發 行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總 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 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
平、錦州、承德、北安、瓦房店、
大連。

1949. 4. 初版 長. 1—10,000.

目 錄

1. 諾夫城的神槍手·····潘捷列夫著（一）
2. 生活的熱望·····柯察爾著（九）
3. 義兄弟·····波列威著（一七）
4. 馬特維·古茲敏的最後一天·····波列威著（三一）
5. 真實的故事·····羅揚諾夫斯基著（三九）

諾夫城的神槍手

潘捷列

大家在團裏舉行慶賀費多爾中尉和謝尼雅兩人婚禮。

軍官們都很熟悉他們倆的歷史關係，而且他們並沒有敢一下子相信他們倆竟能達到結婚。

謝尼雅在諾夫城解放後立即來到團部。她在參謀部底土房子門口碰見了費多爾，費多爾的脾氣都知道，而所有的偵察員大致上也都是如此。謝尼雅還沒來得及仔細看他的時候，他就對她說：『嘿，等等，小姑娘，我們是不是認識呢？我覺得你的面孔像誰呢……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過嗎？』

嗎？

謝尼雅很生氣的說。她底個性同樣是誰也知道的——她可以從一個護士變成一個很好的外科醫生。他們首次見面就像鐵刀碰上石頭那樣硬碰硬。

——第一：告訴你說：我不是小姑娘，而是醫務上士——她回答——第二：我同你沒有見過面而且也不打算跟你見面。第三：讓開道吧！

費多爾氣得臉都發白了。

——不，是真的，上士同志，我真的見過你……見過你……我底眼力和記憶力都很好……

——你看錯啦！——謝尼雅用一種這樣的聲調，好像費多爾是來看病似的那樣結束了她底話——

這種錯覺是由於你的多血症所引起的吧……

她走了。

但是，恰恰過了一星期，她自己跑來找費多爾，並且對他說：

——是的嘛，我們真的見過面。我會經見過你……而且我也有同感……

——關於這一點，我想了整整一星期——費多爾很率直地說。

謝尼雅問：

——也許我們是同鄉吧？你到過南方，到過庫班嗎？

——沒有，從來沒到過。——費多爾遺憾地答着——而你呢？你到過東方，到過西比利亞嗎？

——我也從來沒到過……

他們整整想了一個晚上，他們在什麼地方見過面，但始終沒有想起來，因此，雙方的內心裏都默默的決定，爲了想起這件事，日後還必需再見見面。

某些東西使他們倆彼此相投，但也有某些東西又常常使他們分開。費多爾曾經決定再也不想理謝尼雅了，但他做不到這一點。當他想到要跟她結婚的時候，他立刻懂得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她似乎另外還有一個什麼人，好像是她童年的朋友，但是，究竟他是誰呢，費多爾並不十分理會他。當他第一次遇見謝尼雅之後，他就體會到……愛情——是爭取得來的。

他終於戰勝了謝尼雅，我們已經在舉行慶賀他們倆底婚禮了。直到他們結婚前底最後一分鐘我們還是害怕，他們的婚約也許會要吹的。這對未婚夫婦的關係是非常的不調和，甚至在結婚時他們也站在婚禮席旁互相鬭口角，好像在互相競鬭口舌似的，雙方的性情都非常辛辣。

他們彼此的日常生活的接觸，終於改變了他們雙方的性情：費多爾變得不再像從前那樣暴躁，謝尼雅也變得更加軟和了。說句老實話，他們彼此生活得非常和好，正常，而且到這個時候，很顯然的，他們已經不能彼此單獨嘗受任何歡樂與痛苦了。

婚宴非常樸素，但是，酒非常多。大家都喝得很痛快，尤其是費多爾自己灌得特別多，我們早已預料到，儘管團長也在席，然而費多爾終於是要出點什麼洋相的。

我們所有的人都喊『酒苦呀』（註），把嗓子都喊啞了，但費多爾並沒有拒絕我們的要求，特別是沒有拒絕他自己的願望。

新郎新娘接吻之後，團長站了起來，儘管費多爾年青頑皮，團長喜歡他，是因為他是一個英勇善戰的軍官。

——我想——團長說——我們的新娘……

費多爾慫恿地但又是很堅決地揮了一句：

——錯了，中校同志，不是你們的新娘，而是我的！

——是的，是的，是你的……我說：她有軍人的一切生活習慣，但是她底防禦攻勢却完全遭到破壞了。

團長是一個善於講話的人，他開頭喜歡說幾句令人發笑的話，而結尾又是使你那樣牢牢地記住。

——可是，軍官同志們……和上士同志……——他繼續說——這是開場白，我的故事還在後面，在我們所進行過的真正的戰鬪中，而且我們在這些戰鬪中曾獲得了不朽的榮譽……請你們大夥猜一猜，我要說的是些什麼。保衛我們……——他重複地說——保衛我們……偉大的諾夫哥羅德城戰鬪……最

高統帥命令我們命名爲『諾夫城人』。這個光榮的戰鬥稱是我們用血肉換來的！……今天我們把謝尼雅接到我們自己的家裏來了……我以一個團長和以這個家庭的家長的身份，祝福你們兩百年和好……而且希望着……我相信，作爲一個軍官的老婆，和作爲一個軍人的謝尼雅，並不遜色於我們底這種光榮的稱號。乾杯，戰友們！慶祝諾夫城永生，慶祝諾夫城的人們永垂不朽！。

所有的人都站立起來。我們有很多人在諾夫城光復之後佩着受過傷的一等襟章和一等勳章。我們熱烈地接受了乾杯之辭，靜默，莊重地碰着杯，一齊乾了杯，並大聲地喊着『烏啦』。

——嗷，來吧！現在……似乎是又該喊『苦』？——團長微微地笑了笑說。

——不！謝尼雅很突然地說，並且堅決和使勁地把費多爾推開——我想說……中校同志，您不知道這一個……只是我到你們團裏來並不是偶然的，我早已把我自己算做是一個『諾夫城的女人』了，我是專門來貴團——『諾夫城』的。你們的一個人——我只是不知道他是一個軍官，抑或是一個士兵而已，他在諾夫城大戰時救活了我。他很輕便地把我從德國人底手裏奪過來，我想找他……——費多爾氣兇兇地和疑惑地斜着眼睛向新娘那邊瞥了一眼，而她却固執地補充着……——現在我還想找他。

——爲什麼呢？

費多爾問這一句可說是多餘的。謝尼雅搖了搖她那倔強的腦袋，並且像宣誓似的那麼鄭重其事地說：

——我要嫁給他！

——哎呀呀，了不起——團長說——讓你們兩個人都『立正』的站着！……費多爾，你好好地聽……噢，說吧，『諾夫城的婦女』你說，事情的經過怎樣……

謝尼雅皺着眉頭和帶疑問似的瞟了費多爾一眼，他點了點頭默默地同意了，他覺得，她說的是自己猜想的那個『朋友』。

謝尼雅敘述着。事情很簡單，但却有其特殊的意味。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這一天正是我軍襲擊諾夫城的時候，一個德國軍官正被圍在諾夫城裏。正當謝尼雅第一個，而且在當時也許可以說是唯一的一個從避彈室和避德國強盜的地窖裏爬出來的時候，街道上還響着槍聲。德國人把她從庫班帶到諾夫城來，謝尼雅，經當過德國人的俘虜，而且是死裏逃生的：像跳出棺材似的從地窖裏走出來迎接我們的士兵，迎接她底新生。

德國人在一間被破壞的半倒不塌的房底大門裏把謝尼雅擋住了，並把駁殼槍照准着她，命令她脫下衣服。很顯然的，他想換上女人的外套。當了兩年德國俘虜的全部經歷，對德國強盜的一切仇恨，蘇聯人的尊嚴和自豪等等，在這一刻那間全部湧上受盡了蹂躪和折磨的謝尼雅底心頭來，她把吐沫吐在德國人的臉上，要是沒有一個穿着一件短羊皮襖的，腰裏掛着許多手榴彈，手裏拿着一枝七星手槍的俄國兵出現的話，那麼德國強盜可能把她打死了，並且可能從這個死人身上剝去她底外套。

德國人發現了他之後，立即抓住謝尼雅，並藏在她背後。他好幾次從謝尼雅背後向這個俄國人開槍，但是，都沒有打中。而這個俄國人却自由自在，沉着地脫去了頭上的帽子，並且擦了額上的汗。他底頭被剃得光光的，從前額到後腦勺有一條很直的，看起來似乎是剛才被子彈劃過的白色的傷痕。

德國人停止打槍了，很顯然的，這是爲了保存子彈，他並開始把謝尼雅拖到院子的後面，拖到空地上那裏拴着一匹可騎的馬。德國人用謝尼雅的身體把自己遮住，並希望能逃出虎口。

這個時候，謝尼雅招呼了一下俄國人說：——開槍吧！不用管我！不要憐惜！俄國人立刻舉起了七星手槍。德國人很膽小的躲在謝尼雅背後，甚至於從她底背後略為張望一下都不敢。

謝尼雅很清楚地記起了這個俄國人用雙唇說了兩句沒有聲音的話，直到後來她才理會了這兩句話的含意，和理會了爲什麼他不帶聲音的說出了這兩句話，因爲這兩句話只准許她一個聽見。

謝尼雅招呼了一下俄國人說：——開槍吧！不用管我！不要憐惜！

不！不！不要動！俄國人說，並暗示了她一下，就在這一秒鐘，槍響了。謝尼雅同德國人一起暈倒過去了。

當她甦醒過來的時候，她發現了自己渾身都是血，但是血是旁人的。在德國人底眉毛上邊，血還從彈打穿了的小圓孔裏向外淌。這說明了德國人終於是從她底背後張望過而得到了這種下場。

謝尼雅沒有找到這個俄國人。當然，他很相信自己打槍的準確性，而且也沒有時間讓他把謝尼雅喚醒過來就立刻走了。

我沒有好好地把他記住——她在敘述故事的結尾時說——但是，如果我能看到在他頭上底傷痕的話，也許我還能一下子認出他來……

我們帶着一種悲喜交加的感情聽她敘述這一切，我們羨慕地聽完了這一段故事，我們的每一個人都具有着與這個救了謝尼雅的俄國人一樣的共同點，都具有着他底那種勇敢與謙虛的部份。不過這一點表現在費多爾身上也許要比其它人多些。但是在他結婚的這一天，他不見得就願意把諾夫城裏的英雄事蹟給大家公開。

費多爾把眼睛放下來聽謝尼雅講，他底頭髮像黑色的小溪流似的垂到前額，嘴唇咬得緊緊，使你看不出他是在笑呢，還是在生氣。

他小聲地問：

——要是你找着他，你還想嫁給他嗎？

——怎麼啦，你想頂他的位置嗎？

費多爾以一種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鎮靜和一種我們未曾從他身上發現過的那樣沉着地回答了她：

——你真是個野女孩子，謝尼雅，你嫁得太早了……

費多爾從桌子旁邊站了起來，而且出乎我們所有的人意料之外的走掉了。誰也不知道他上那裏去。沒有他而過了極不愉快的和一種使人感到極不舒適的幾分鐘。我們等他，他沒有回來，我們的快活都消失了，只有謝尼雅一個人仍舊像從前一樣快樂和平靜地笑着。老實說，這一點使我們開始生氣來。

謝尼雅底眼睛沒有離開過房門，但她又不讓任何人去找費多爾。

——他會回來，他立刻就會回來！——她自信地說，而她底這種自信，當時使我們覺得未免太過於輕浮和太過於孩子氣。

但是，謝尼雅說得對。他回來了。他默默的，一言不發就坐在原來的位置上。

誰也沒有說他任何一句話，也沒有責備他什麼，甚至於連謝尼雅也裝得好像不知道他出去過似的。在這個時候，費多爾用一種緩慢的、引人注意的手勢脫下了頭上的帽子。

謝尼雅吃了一驚，而我們也很驚異地睜開了眼睛。

費多爾的頭已經剃得光光，他底那些像獅子的鬚毛一樣黑的頭髮已經不見了。一條很直的顯明可見的好像用粉筆畫過的白色的傷痕從前額橫到後腦勺。我們從他頭上發現這一點要算是第一次，因為我們在諾夫城附近沒有同他見過面，他那時在別的團裏打仗。

謝尼雅抱住了費多爾，而且眼裏含着眼淚盯着他說：

親愛的……我的親愛的……你可以不必把頭髮剃掉……我，你不這樣做……我也早已認出了

你，從我們第一次遇見……從我第一次看到你……我找着你了，我也認出你了……她很激動地重複着說，而且忽然哭了，完全像一個女孩子似的；一面哭着一面說，並且伏在這個由於幸福而發了呆的費多爾底手臂上發着抖和結結巴巴地說：——我……我希……希望……我每……每天等着……等着你……你也许能……認出我來……

費多爾和謝尼雅兩人底婚禮就這樣結束了。

他們並沒有每年慶祝他們倆的生日，也沒有每年慶祝他們倆的結婚紀念日，但是他們每年必定要，或是簡便地或是隆重地紀念一下一月二十日這一天，因為這是謝尼雅死裏復生的一天；是西比利亞人費多爾和南方人謝尼雅變成了『諾夫城人』的一天。

註：俄國習慣在婚禮宴會上喝酒時，大夥端起酒杯喊『酒苦呀』，新郎新娘必定要接吻，否則，大夥端起杯不喝，直到新郎新娘接吻時方止。

（秋江譯）

生活的熱望

柯察爾 著

他的眼睛慢慢地睜開了，明敏的視線環視着週圍的一切。但是，他的意識和記憶力，都還沒有甦醒過來。整個軀體的感覺力也完全失掉了：耳朵聽不見松樹林的深處不斷傳來的砲聲的轟鳴……

就在這一天，透明的像玻璃似的水片，首次在凍結了的水面上閃着光。青草枯落在田野上，向日葵的莖，和樹葉上也蓋上了一層薄霜。

陽光射到他的眼裏，後腦勺和太陽穴上有一點很輕微的，幾乎是感覺不到的發痛。從昏迷中，從濃密的昏黑中，逐漸開始浮現出週圍的一切，同時這一切的輪廓，形狀，越來越顯得明顯。

夜霧逐漸消散了，天也開始發亮。太陽似乎是並沒有使他的視線轉移，他終於開始意識到自己，和以往所發生的一切……森林裏的喧鬧聲，砲的轟鳴和輕機槍的射擊聲，越來越近，越來越聽得清楚……

他躺在這裏很久了嗎？從他把燃燒着的導火線扔到彈藥庫的時候起，已經過去了多少時候了呢？自那可怕的震動着整個地面的爆炸聲轟鳴時，和那濃密的煙柱搖幌，以及一切都消失於暗淡無光的黑暗中時候起，又過了多少時候了呢？……同志們的面孔，逐漸開始出現在這一難以辨明的黑幕中，而且越看越顯得明顯，一個熟悉的，非常熟悉的，出發前曾爲他慶幸過而抱着他的將軍底輪

廓，也出現在他底面前……

他勉強地掙扎了一下之後，復又爬下了，同時幾乎沒有間斷過的在急促地呼吸着，並爬向發射着陽光的地方去。頭已發暈，兩隻脚也感到非常沉重，使他不得不時常伏在草上，或是伏在沒有水的小溪上休息着，也時常聽見混雜的砲聲的轟鳴，但是方向則常常變換。現在他內心裏唯一的希望是得到拯救。

他就這樣用四肢爬了一整天和一整夜，忽兒靠近了可以得救的地帶，忽而又離開了它。到第三天早晨，他才遇上了潘菲洛夫將軍的尖兵。

——請你們把我送到潘菲洛夫將軍的部隊上去……

他說完這句話之後，立即昏迷過去，人事不省，週圍的一切重又消失了。

戰士們勉強地扳開了他的牙齒，並把燒酒灌到他嘴裏。

就這樣，他又甦醒過來。許多熟悉的面孔重新出現在他底眼前，現在這已經不是在作夢了，也不是像在那已經疲乏了的紊亂失常狀態中的空想，而是現實。

誰的，某個人的熱烘烘的手撫按在他底額上。不是，這不是夢，也不是幻想，站在他面前的是潘菲洛夫將軍本人。

——放心，小伙子，請你放心……我們原來以為你已經被打死了——潘菲洛夫將軍微微的笑了笑說。

米卡爾很驚奇地盯着站在他週圍的潘菲洛夫將軍和戰士同志們，而且很明顯地聽到他們所說的話，看到他們臉部興奮的表情，也看到他們那種愉快的歡笑。現在他對於週圍的一切人，秋天的森

林，以及被那尚未消散的火藥煙所環繞着的生活，都感到非常親切。

——噢，爲什麼要死呢？——他低聲地咕囁着——我還想活着呢。

——對——潘菲洛夫將軍緊接着說——死，什麼時候都來得及，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頭腦——經清醒過來，週圍的一切也顯得非常明朗了。

我希望，我能看到勝利的日子的來臨，能看到敵人的撤退；在這一天到來的時候，再讓敵人的子彈打穿我的心臟吧，那時，我就可以安靜地死去……此外，我再不需要更多別的！

潘菲洛夫將軍愉快地笑了笑，並且向站在他旁邊的戰士說：

吉洪，你作證人，勝利的日子終於要來到的。雖然如此，那時更不需要死。好吧，現在把他抬走，讓他休息休息。

這是發生於一九四一年一月間的事情。

砲聲響遍了整個田野。

一天跟着一天，一星期緊接着星期一星期，時間總是如此飛快的過去了。田野上躺滿了死人的屍體，潘菲洛夫將軍也犧牲了，在紅色首都——莫斯科的近郊，安葬着二十八個永垂不朽的，潘菲洛夫將軍的部下，米卡爾伙伴的屍體。嚴冬過去了，融雪滲透到地層的深處，洗掉了去年流在田野上的血跡。

春天來了，茂林和田野全都發了綠色，在犧牲了的戰士們底墳墓上，首次長出了青草。夏天也隨着來到，然而，隨着夏天接踵而來的則是新的撤退。敵人已經竄抵頓河，而且渡過了頓河，並向伏爾加河推近，隨後，敵人的魔掌又伸到高加索山脈。在那些仍然活着的人們底內心裏，都充滿了向敵人復仇的熱血。

又是一個秋天，北國嚴冬又返回來了。好像看不到戰爭終結的樣子。米卡爾已消失在千百萬人叢中，但是他仍然堅持自己的見解：要時刻投入到最劇烈的戰鬥中。有時他覺得：人應該在槍林彈雨下或在火藥的煙味裏誕生出來，第二種生活是沒有的，而且也不可能……

我們所期待的日子終於來到！

我們開始發動攻勢。很久以來我們所希望的，所期待的，而且任何東西都無法阻擋的强大攻勢已經開始了。

無數的人，無數的心，全都突然激動起來了，軍隊則向前推進，米卡爾及其同伴們全投入這一洪流。成千百萬人從他們面前走過去，這些人似乎是他都認識，他們有着金黃色的頭髮，白色的斯拉夫人的面孔，狹小的蒙古人的眼睛，寬潤的後腦勺，高大的高加索人的鼻子和兩條濃密的黑眉……

米卡爾好像從他生下來那天起，就始終跟這些人在一起似的，而且他從來也沒有打算離開他們。

有一次，他感覺到，他已經永久失掉了他最感親切的一切。偵察員——米卡爾及其兩個同伴在敵人後方，順着森林小道搜索了整整一星期，掩蔽在密林裏，也時常在草裏隱藏過好幾個鐘頭，直到夜晚才找到歸途。有一個已經受了傷，同志們輪流把他抬在自己的臂膀上。漆黑的夜晚，被火箭的閃光照得非常明亮。死神緊跟着他們的足跡走着。壓在臂膀上的半死了的戰友屍體，越來越沉重。他們橫過所謂『敵人防禦前沿』地帶，便抵達了沼澤地帶。同時砲火越來越密集，而且砲彈像閃電似的劃破了漆黑的天空。

米卡爾的後腦勺流着溫熱的血。跨過了『死的危險地帶』之後，他才把已經停止了呼吸的同志的軀體放下來。

這是昨天發生的事情，而今天，他們——這兩個仍然活着的同志，在森林裏順着綠色的，長得很密的草叢走着。森林裏發出了新鮮的芬香氣味。受了傷的米卡爾扶着吉洪的臂膀，一跛一跛地走着。草在他們的腳底下沙沙的發響。潔淨的蔚藍色的天空，見不到一點雲影。但是，森林後面的火力網，仍舊把這些偵察員與自己的部隊隔開來……

吉洪·尼古拉也夫想了想，似乎想起一件什麼事情似的，並且微微地笑了笑說：「記得嗎？你不是曾經希望過進攻的日子來到嗎？你不是甚至也希望就在這一天死去嗎？這不是你以前曾經對潘菲洛夫將軍說過的嗎？噢！你瞧，我們的時機已經來了。」

——死嗎？不，不能，我們目前只走到路的一半，我不希望就這樣死去！難道我就不能看到祖國的解放嗎？我們要走到我們的邊界，再次看到我們的自由寬廣的土地，那時再讓敵人的子彈把我們打死吧！那時候我死了也甘心。

戰鬥還在繼續。春天過去了。野麥穗長得很大，而且已經成熟了。清靜的河水，緩慢無聲地流着，光陰如此飛快地過去了，第四個夏天也將消逝。道上的灰塵粘貼在臉上，粘貼在步槍和砲身上，粘貼在坦克和輜重車上，也粘貼在馬鬃和樹葉上。土地如像噴火般似的從爆炸聲中飛濺着，砲彈片像雨點似的從蔚藍色的潔淨的天空上掉落下來。田野就像得了大病似的在呻吟着。在道路的兩旁；在城市裏和農村中，跟着從田野上走過去的戰士們的後面，出現了很多新的，埋葬着犧牲者的骨頭的小丘。天氣之悶熱，確實使人難以忍受。隨後又是連綿不斷的；而且使人覺着無聊的傾盆大雨。新的秋天，新的落葉期，和許多新的戰鬥，都相繼而來……

有一次，米卡爾隱蔽在一間無人居住的小屋子裏，校正自己的砲兵射擊。很顯然的，德國匪徒已